

# 少年編報趣談

童世璋

## 秦淮河畔的暢銷報：風月寶盒

七七抗戰之前的某一年，先父賓秋老人因為和寧夏馬家有淵源，擔任了第十七集團軍駐京辦事處的處長。

第十七集團軍駐京辦事這樣的機構，有那個時代的特色，辦公事也辦私事，半私半公，職位雖然不高，但非相信得過的人不會派此任務，尤其是馬家乃虔誠的回教徒，高級人物來京，膳食一定要安排得合於回教的嚴格標準，絲毫不能大意。處址設於南京門帘橋，好大一座花園平房，富享臺水池之勝。在南京城內，屬於老式高級住宅，照老例，員工和部份眷屬住在那兒，辦公家庭化，倒也非常舒適。如是先父叫我從上海轉到南京，借讀於國府路一所知名的高中，僅一學期，兩個學生共一張課桌，我的鄰座，即是現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孫如陵大兄，他那時就已顯露不凡的氣質與才華，比一般同學和我的層次高出許多，在班上說話，一言九鼎。

### 幾個文士便可辦報

原因——  
 記憶中，辦事處內報紙特別多，這有公私兩

公的原因——辦事處有搜集與情資料滙報寧夏軍政首長的任務。那時節，由於國際的背景，報業受刺激而呈現新貌；商業性報紙抬頭擴展，獨立性報紙文人論政大有成長，黨營報紙應時代需要而創立，小型報又五光十色，風行一時，正是我國報業革新與突破時代；所以必須多方面閱讀注意。

試舉一例，上海某小報載一珍聞，「寧夏某鉅子，身肥如圓桌，沐浴必須由人代勞，他到南京某池（似為春華池）洗澡，由擦背阿某（已忘其名）服務，技術精良，侍應周到，又善體人意，如是拔昇為高級副官，將其全家老小帶到寧夏去也；從此南京人再也享受不到阿某的高級擦背技巧了」云云。

私的原因——先父於北伐前在漢口創辦午報；中國報業史上曾有紀錄。那時辦報簡單，不需印刷廠、電訊設備、通訊系統、資料系統，好像有了點錢，租一棟房子，約集幾個志同道合的人——特別是會寫社評的文士，便可開張大吉；午報設於生成里，亦是家庭化的中小企業。家人住在樓上，我耳濡目染，對辦報發生了興趣，亦略有知

識，如是父子二人每天非看許多份報紙不歡，有關連的就用紅筆圈出剪貼，好似辦公一樣。後來民國四十七年，我在臺灣省政府新聞處擔任第一科科長，主辦全省新聞行政（那時北市、高市俱為省轄），還做這種工作，可說早有經驗。

那時節，南京市有報紙約二十家、上海市五十家、漢口市二十家、北平市最盛時期達九十二家（民國廿四年至二十六年約四十四家），全國約計一千家出頭，漪歟盛哉！當然看不完，選擇重要的，如申報、新聞報（發行量約十五萬份，每份張數多。）、時事新報、大公報（平津）、中央日報（南京）、還有上海的小報，閒的時候，看看白相相（玩）。

當初南京報紙，內容非常貧乏，一般京中讀者非加閱上海報紙一兩份，不能滿足閱讀的慾望。中央日報力爭上游，致力充實新聞內容，期使京中訂閱的讀者，可以不再看上海報紙，逐漸樹立權威；其後南京各大報受了刺激亦大有改進，可以不再配合滬報。但我們（包含處與家）仍是各報齊看，興趣非凡，使我養成了習慣——讀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，每晨如不看報，便等於窒息。

這股窒息閉塞之苦，我最近感受到了，去歲九月間，赴韓國參加中韓作家會議，中文報紙找不到，韓文報紙一字不識（漢字已被斷絕），只好憑我最破的英文能力半猜半估英文日報，一週不知世事，不知國內訊息，形同窒息。

## 平津京滬的小報紙

那時有一位遠親魯長卜先生，三十歲，他曾在上海小報投稿，風花雪月之文，無所不精，但因不足以謀生活，顧家小，乃來南京在鐵道部所屬機構求得一個中級職位（先父曾兼鐵道部專門委員，月薪大洋三百元，老卜月薪亦近百元，那時正是公務員之黃金時代也。）但對小報保持濃厚興趣，經常來看上海小報，他曾為我略敘小報的歷史：

「逐漸末葉，就有小報流行了，內容都是些頹廢文人吟風弄月的詩文，歌臺舞榭的艷聞，但每日刊載的小說，却出現精品，如「官場現形記」、「上海繁華夢」、「九尾龜」能言人之所未言，所不能言；轟動一時，而且影響深遠。（現今市面上還有這些小說賣，不妨一讀。）

這一個時期，可以說是花報時代。

聽說卜公花得很，所以他對花報最有興趣。我現在想起，當時小說作者，是舊文壇上著名人物，如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」作者我佛山

人，「海上花列傳」作者海上漱石生，「玉梨魂」作者徐枕亞，「九尾龜」作者張春帆，他們皆自成一格，深入社會，充分反應了那個時代的特色，後之所謂鴛鴦蝴蝶派；這些作者今皆作古，

但他們的文字，蓋棺却難以論定。我個人認為這些小說的價值，應比現在新言情派，一見面就愛得要死，恨得要死，表現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（只飲白蘭地，只吃牛排，只會坐咖啡館。）性迷幻小說略勝一籌；而且比較無病呻吟而瘋瘋癲癲的特種散文有意義。

據我所知：早先小報全盛之時，於遊戲文章之外，更旁及國家與社會間事，如晶報，撰稿人土不俗，有張丹斧、袁寒雲、步林屋、包天笑、畢倚虹、徐凌霄、馬二先生等人，水準甚高。與後來的金鋼鑽，常打筆仗，對手是包天笑和律師平襟亞，可讀性高。當然亦有非常低級的，報名幼稚可笑，譬如：「噦哩咕嚕」、「噦哩噦嚕」、「七勿搭八」、「牽絲板籐」，皆上海俗話。據盧大方兄言：「他們所刊文字的題目，也大都需和報名相配合，才算佳構。他們專報花邊新聞，如曰：「富春樓老六的牽絲板籐，楊蘭春老二專門七勿搭八，含香老五喜歡噦哩噦嚕不停嘴，靜珠噦哩咕嚕叫人吃勿消。」這成什麼玩意。

當時新聞界存有一些缺點，社會普遍對之存著一種誤解，或認報紙為「無聊文人遊戲三昧之筆，舞文弄墨之場。」或認為報紙是「文人的武器」；對於上敘一些亂七八糟的情形，也「當伊唔介事」。

## 中學生當代理社長

記得有一天，卜公看完福爾摩斯以後，忽然對我說悄悄話：「我要回老家搬救兵（意指找錢），大概一個月，我在夫子廟辦著一家花報，名

叫月宮寶盒，專捧歌女，和報導秦淮河畔的形形色色，很受夫子廟大眾的歡迎，不能讓它停刊，你請替我編一個月好不好，紙張印刷費我先付了，歌女照片和文稿也存著一些，你只替我編一編，增加一些應景材料，印好以後交給發行所就成，每期編輯費及交通費、材料費共二十六元，一個月四十塊外快，幹不幹？」

我初不知道他辦花報，中學生豈能插手這玩意，給父親知道了要吃排頭，但他強迫接受，我仍拒絕，他說帶我到報社先看看再說，然後上夫子廟增加實地體驗。

所謂報社，即是他閣下的寢室，門口貼一條：「月宮寶盒報社」，僅一床一桌一椅，滿地堆著舊報紙，牆上貼些歌女照片，架子上亂七八糟，如此而已。我覺得好笑，他道：「請別見笑，早年中國報紙是個人辦報時代，並不需要多大費用與人力，沒有機器設備，也無記者採訪新聞，斗室一間，就是報社辦公室，印刷託交印字局，每日出報一大張，印一千份，每月約需印費一百五十元，比我這月宮寶盒也好不到那裏。」

我問：「還有什麼工作人員？」

他答道：「本社社長、兼總編輯、兼校對、兼主筆、兼工友，前呼後擁一個人，你代替我編印，就代表這全部職務。別看它小得可憐，已把我累慘了，寅吃卯糧，周轉不靈，所以必須回老家搬兵求糧。」

「那你何必辦它？」

「你不懂呀！逛夫子廟捧歌女，辦有這家花報，處處吃得開，不會做冤大頭，花一元有一元

中的收穫，味道邪氣，回頭我帶你到夫子廟去見識見識，讓你開開眼界。當然不能讓你父親大人知道。」

他說好說歹，我幾乎被說動了，從小生活在報社，對辦報發生興趣，只是缺乏機會一試，何不試驗一番？但我擔心，經費不够，訪員在那裏？沒有訪員，憑我生手生脚那來新資料？

他道：「錢不够可以少出一期，甚至兩期，維持場面即可，訪員嗎？我有兩個；而且非常出色，別人家沒有。」

### 第一手的新聞花絮

依我對訪員的瞭解，早期社會新聞，大半由一些老槍訪員擔任，十之八九抽鴉片煙，新聞來源，除却法院、警局、消防隊以外，即是憑空造謠生事，目的不僅在騙取稿費，最大指望在敲妓女、女伶及商人竹槓。這些老槍訪員，我早見過，一付老槍喉嚨，令人不敢領教，我怕出事，便問：「他們兩個叫什麼名字，住在那裏？有此能力嗎？」

他神秘兮兮地說：「一名諸葛亮，一叫司馬懿。」

這真是怪事，我連追問的興趣都沒有了。

他繼續說：「確有其人，誰都不叫他兩個的姓，也不知其真姓名，這兩個在夫子廟下層社會大大有名，做相同的行業，可不像焦贊與孟良！焦不離孟，孟不離焦；兩人在暗中競爭鬪氣，常有糾葛，可也不做什麼犯法的事……」

「他兩個究竟幹什麼嘛？怎麼成了你的訪員？」

？

他賣關子，但道：「我選他兩個消息靈通，經常有第一手的新聞花絮，便各發了一張聘書，聘為訪員，抬高他們的身價，可是採單線作業，從不三人當六面商量，你想？司馬懿和諸葛亮怎能同在一個舞臺上唱戲呢？除非是空城計，那也不直接打交道呀！」

### 編輯風流而不下流

我覺得這兩個怪訪員和他的月宮寶盒都頗有問題；他又解釋：「辦花報呀，從不沾惹大事，只談風月，有啥可顧慮的？辦這份報最容易了，只要識字、會寫字就成，主要在於興趣，有意想不到的方便。我這月宮寶盒，深入歌場、茶樓、酒館、咖啡廳、飯莊子、彈子房和澡堂子，常跑夫子廟，徘徊秦淮河畔的騷人雅士，以及靠這兒吃飯維生的各色人等，都喜歡看，可以說有固定的讀者，我編輯的方針是風流而不下流，不多說了，請你自己體會吧，我們先上六華春，參與一個有關歌壇局勢的宴會。」

一進夫子廟六華春之門，他的譜兒可大了，掌櫃的，跑堂的都衝著他問安：「社長，你好。」

他大模大樣地問：「于六爺來了嗎？」

「早來了，正在杏花廳等候社長的大駕呢。」

上樓的時候，他輕俏地對我講：「天下就有白吃的宴會，吃這種酒席，外帶叫條子，我從來不花錢，這就是辦花報的好處。」

進入杏花廳，經過介紹，主位是夫子廟知名人士于六爺，還有一個戴有三個大金戒指的老太婆，一個小丫頭，兩名歌女，再有兩名幫閒人物；老卜介紹我的時候，說是「暫代本社社長」，

酒過三巡，聽他們談話，以及老太婆的揚州口音，原來紅牌歌女琴素梅，被鎮江一個李什麼長看了，要收為姨太太，可是她的母親——就是那老太婆，身價要求太高，房子、條子、面子、裏子都要，於是便教請于六爺和卜社長擺平這樁事體，我後來知道，那老太婆並非琴素梅的生母，能說會道，江湖歷險，話講得很體面客氣，可是實質上一步也不肯讓，談判陷入僵局，于六爺跑來說：「我自有辦法對付她。」老卜說：「給她考慮的時間，我們先叫條子，也替我們暫代社長叫一個。」我想這是他服務的代價，他叫了兩三個老相好，也替我傳呼一個，粉紅的花票飛出去，每份只收車馬費一元。接著大飲花雕，衣香鬢影，好不熱鬧，聽說替我叫的那一個也來了，名字已忘，大概只有十六歲，麗質天生，但土裏土氣，不擅於交際，坐在旁邊只會敬酒來菜，不講話。

我問：「妳會唱幾曲戲？」

### 司馬懿提籃賣梨

她低下頭：「初學乍練，唱開鑼戲，會的很少，請少爺多多包涵。」似乎透著點緊張。

「你上臺是不是感覺緊張？」那年頭，平劇人人會哼幾句，我也會那麼一點兒，而且在學校入票社登過臺，上臺緊張得要命。

「別提了，頭幾場，我只會四句搖板，怕忘詞，看茶樓有四根柱子，從右邊到左邊，每唱一句就換個大柱子盯著，你可別見笑。」

「現在還學嗎？」

「師傅教得好嚴，每天吊嗓子，不過我很笨，一段反二簧還拿不準尺寸。」

「你很秀氣，很聰明，將來一定出人頭地。」

「誰知道，在夫子廟討生活，要應付許多號人物，真叫人吃不消，還是鄉下單純，可是鄉下又活不下去。」由於年齡接近，漸漸談得來了，大概沒有如今所謂的「代溝」吧，于六爺看著起開，說要做媒，「不過她還是清倌人，談起來非常嚴重。」害得我要臨陣脫逃，坐立不安。

她問：「少爺，你在唸書上學堂嗎？」我點頭代表答覆，她認真地說：「讀書真好命，如果我有機會上學堂，一定用功唸書，可憐，我連報紙都不會看啊！」旁的歌女像走馬燈，稍微坐坐談談，哼幾句，就忙著要走，而她却一直坐在這兒，拿張日報要求講給她聽，聽得非常專注，老卜驚嘆曰：「可造之才也。」

忽然布門帘被掀開一條縫，一個賣水梨的小販探頭一望，于六爺和老卜趕緊奔出去了，半晌，帶回幾個梨子，叫茶房通知櫃臺結算給那小販，趁那老太婆出房打電話的當兒；于六爺宣佈：「現在有了確實情報，琴素梅說她媽一直對她不好，太刻薄，情願嫁人，或者有興趣認一個浴吧，一切都有安排，她媽奈何不了她，我看這檔大事擺平了，功德圓滿，可以舉行慶功宴！」老卜

也說：「我們有人制服這心狠手辣的老太婆，她直把這買來的女兒當搖錢樹，琴素梅已經替她賺得够多了。」果然，老太婆回座，垂頭喪氣地，改採低姿態，他們繼續討價還價。我沒有興趣聽，突然想起，琴素梅這一走，歌場排名就起了變化，有人晉升，有人換場子，有人爭取，果如老卜所說：「這也是宦海浮沉，彼此彼此。」連那小女孩都問：

「卜社長，我能不唱開鑼第一個嗎？場子裏還沒有幾個人，請社長多照應，你的恩德永不敢忘。」環境已逼得這土女孩學會競爭了，假以時日，可能成爲一個大牌，我因此也瞭解，老卜爲什麼要辦花報，一塊錢可以產生三、五塊的功能。

散席以後，大隊人馬奔赴歌場捧場，鑼鼓震天，歌女一個一個地出場清唱，壁上掛著有于六爺送的綢幛，文字是「秀色可餐」，還有什麼「字正腔圓」、「綺年玉貌」，老卜也有一個：「傾國傾城」，俗氣中帶點滑稽。

一個青衣小帽滿面含春的人物走向老卜咬耳朵：「社長，今天點戲？」我聽說：以前點什麼就真唱什麼，還掛上水牌週知全體觀衆以增光寵，後來免了（大概爲爭風吃醋，難以擺平。）不唱也不掛牌（但偶然也暗中唱點的戲碼），每一點以五爲單位，叫一個「萬子」，那天老卜點了（點多少不清楚）只連繫於兩個當事人及聯絡人之間，各人烏龜吃大麥心中有數，憑以建立彼此的關係層次。老卜接著道：「今天有喜事，也替我們暫代社長點個一份。」

## 老槍訪員出賣消息

臺上人才輩出，江南佳麗聚集於斯，有其歷史背景，亦有其經濟因素，我聽一個唱老旦的，可真不賴，仿李多奎得其精神；壓軸一個唱黑頭的，聲如洪鐘，直追金少山；大牌陳怡紅，色藝俱全，名傾京華，煙視媚行，乃不可多見的人才；還有王熙春，下海之後成爲平劇名旦，長江流域無不知名，又改拍電影，其號召力不亞於今之電影大牌明星。她們之中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變化甚巨，代有才俊出頭，我可記不清許多。比較而論，今之舞女水準可差多了，歌女有歌藝，過程亦非直接，格調不俗，她們是六朝金粉的後代子孫，綿延了繁華與春色。

始終不談正經事，我急了問老卜：「你的訪員——諸葛亮、司馬懿在那裏？」

「你已經見過一個了——司馬懿。」  
「你已經見過一個了——司馬懿。」  
怪哉，他接著說：「就是那個提著籃子賣梨的呀，他和琴素梅辦交涉，搜集情報，使得老太婆投降，所以幾個水梨我叫櫃臺結帳五元大洋，以酬其功，你想他不但採訪到第一手消息，而且實際參與作業，製造高潮，你瞧明天夫子廟就會鬧得天翻地覆。」

## 我說你記便成新聞稿

「那諸葛亮呢？」

「那王八且不上路，聽司馬懿說他要替老太婆出主張，維持一定的標準，也難怪，他兩個一向鈎心鬪角，水火不相容。諸葛亮的本業是賣橘

子，也說不定今天賣口香糖和蘋果，反正是個幌子，秦淮河畔有他兩個壞蛋就生動多了，所以人稱司馬懿與諸葛亮。」

「你們真是唐突古人，冒犯前賢。」我嘆道

老卜哈哈一笑道：「今天的社會，尤其是下層社會，就是這個樣子嘛，不必少見多怪。」

想不到第三天，老卜就坐怡和輪船回鄉搬救兵去了，他雖有近一百元月俸的收入，但花天酒地，夫子廟的花費太大，登堂入室，花樣及習俗更爲繁瑣，所以必須回家賣房地找財路，將月宮寶盒爛攤子交給我，不知如何著手。

四處摸索，排板在一個地方，排板又在在一處，上架印刷又在一個小廠，叫紙、校對、監印，够麻煩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車，排得好好的，經黃包車一搖動，便上文不接下文，上氣不接下氣，這個報太難搞了。

困擾的是，舊照片，舊捧場詩文雖有（重排亦無妨），但缺乏新消息，於是去找司馬懿，幸好見過一面。

在月宮茶樓隔壁一家彈子房找著他了，他正在打開輪，沒有功夫，好不容易一局告終，我趁機說明受卜社長之託編報，請他供應幾條新聞。

我請他拿出來。

他說：「我不大認識字，更不會寫，怎能提出什麼稿子？」

我想起來了，早期的老槍訪員，採訪得來消息，或道聽途說，或無中生有，便在茶樓酒肆中交談談生意，我說你寫，抄來抄去；司馬懿能賣

給我們，也會賣給人家。

我問：「那怎麼辦？」

他道：「我說你記，就是一條好消息——

「×××前天得一恩客，送一個鑽戒、火油鑽，光頭十分漂亮，姊妹行羨慕不得了。」

「×××雖長得不怎樣，但迷湯功夫十足，把歌壇小鳳的好客人給搶去了。」

### 小歌女爭相出鋒頭

「琴素梅下嫁以後，紛紛百出，××要搶這個寶座，央託首都警察廳×督察弟弟的把兄弟出面請吃茶，結果如何，容待下回分解。」

「月宮彈子房昨天來了一位上海客人，貌不驚人，語不出衆，但他的球技可真高竿，把南京土包子打得落花流水，真是呀，強中更有強中手。……」

這算什麼狗屁新聞，我連紀錄的興趣都沒有，可是一想，他不報這些還有什麼東西呢？月宮寶盒不登這些，豈非空虛無物？只好記在心底。

他囑咐我：「別聽諸葛亮那老滑頭的話，我昨天在彈子房當衆罵他，在琴素梅一案中栽了跟頭，他始終不動聲色，皮笑肉不笑地叫我騎驢看唱本走著瞧，看來這傢伙還不會死心，還會奇兵突起，大動干戈。」

狗屁倒灶之至，我連聽的興趣也缺乏了，也對編此月宮寶盒悔不當初，向他告別，他說免費送我一隻梨子，我拒絕了急著離去，但他拉著我的手不放，非常滿足地說道：

「夫子廟真够意思，秦淮河真香！」

我不由地望著那一灣呆滯的臭水。

「我可惜不會寫文章，否則準是最好的訪員。」

他以為訪員就是訪這些亂七八糟的芝麻小事，我又怎樣去糾正他呢？只好望司馬懿而默然。

不幾天，想不到那土土的小歌女却寫給我一封信，必然是託姊妹執筆，寄到報社，也就是老卜的小臥室，信上說：

「代社長鈞鑒：敬稟者，小妹因爲沒有人事關係，琴大姊走了以後，小妹仍是唱開鑼的第一個，那個丫頭××因爲有乾爹，肯隨便上床，提到像個樣子了，小妹苦惱，千求代社長捧場照應，報上登照片，你看小妹長得不難看，我們都是年輕人，請發小妹的消息，等卜社長回來，務必要他出大力，小妹知恩必報。來生變犬馬也當報答，夫子廟是非多，你也是年輕人，請多珍重珍重，言不盡意……小妹××叩上。」真遺憾，把她的芳名給忘了，從此也未再見著她。

### 諸葛亮的本來面目

我也不想再找什麼訪員諸葛亮了，但他找上了我，一個下午，正在夫子廟國際照相館（今遷臺北市）取加洗的照片，出門，一個手提橘子的販攔著我問道：「代社長，有事報告。」

我便是知是諸葛亮了，問他何事。

他說：「琴素梅嫁過去，是當第三房姨太太，老爺年衰體弱，花心大開，真是鮮花插在一堆牛糞上！所以我堅決地反對，一定讓她得到最高的代價，想不到司馬懿插手，把事情弄得急轉直

下，最近我想出絕招，非攪局不可，如果你肯合作，所得利益二一添作五平分，不知意下如何？看你是年輕少爺，老太爺的賞錢不會太多，何必不撈他一票？」

豈能作此下三爛，我嚴詞拒絕，罵他不上路。

他還在嚕嗦：「我有一個內幕消息，一登出來，寄到老爺的大太太、二姨太、三姨太手上，保險醋海生波，然後向老爺，琴素梅提出擺平的辦法，這家人我太清楚了，二姨太也是夫子廟的，和我很熟，以前情同兄妹，她一定不放過琴素梅！」

正巧，有一個路人要買橘子：「喂！多少錢一斤？」

他火了：「今天不賣。」

「那你爲什麼提著橘子叫賣？」那人責問。

「今天心情不好，不賣，一向也不在乎，你找別人吧，那邊水果攤上比我便宜。」

那人顯非夫子廟的常客，連呼怪事：「天下那有這樣的小販？」

我趁此機會，落荒而走。

### 自覺勝過鬼報一籌

好不容易完成了一期，錯字太多，因爲印刷廠對用紅筆校訂了的也不改正。鉛線不直，怪難看。然而，我那時覺得已比昔年北京「鬼報」略勝一籌，比所謂「羅漢團」要高出一些。

所謂「羅漢團」，據王新命先生「新聞圈裏四十年」所敘：「是指一批報界中人辦一種滑頭

報館，每天印個三十張到六十張，一半貼在指定的貼報處，四分之一送給可能送乾薪的大人先生，身邊留下幾份證明自己確是新開業者，這種報在街上買不到，所以有人叫它做鬼報。

部份鬼報只要製一塊某某報社的招牌掛在大門口，買一令白報紙，然後參加聯合版組織，便可開張，由許多滑頭報館共同出報，由社長輪流主編（按：亦僅社長一人）。剪下當天報紙的新聞發交印刷所排字房，排版時排上甲報報頭與論說或特載，便是甲報；印完甲報，把報頭和特載抽出，換上乙報的，便是乙報，丙報丁報如法炮製，一直到各報印完，這種報館，在北京一地達四五十家。」

比較而論月宮寶盒獨立印刷，真的發售，有基本的讀者羣，在澡堂、歌廳、彈子房等遊樂之地相當吃香，更何況還有訪員諸葛亮與司馬懿兩大員。

最困難的是找廣告，基本客戶爲各歌場、茶樓、浴室、照相館、彈子房等等，文字必須煽動；還有包醫五淋白濁的密醫，以及強腎補腦之藥劑（但它留傳至今日，仍爲一部份主力。）碰釘子的機會多，幸喜老卜早有安排，我也懶得拉了。

### 鮮花竟插在牛糞上

一個星期日早晨，夫子廟人山人海，我約了

兩位同學步上新奇芳閣茶樓，（年前電視上曾出現它的畫面。）一方面打牙祭大快朵頤，一方面看能探訪到什麼消息。我們叫了干絲、肴肉、小籠包、生煎包、蔥油餅；那一壺龍井，清純芳香，盪氣迴腸。

忽然發現幾位客人在鄰座高談闊論，南京腔口沫橫發，他們在談琴素梅呢！有什麼變化，我怎麼不知？走近一瞧，原來他們在看着一份「紫羅蘭」花報，據以發表評論，再走近看，大字標題嚇然：

「琴素梅 真倒霉  
鮮花插在牛糞上 慘！」

早聽說紫羅蘭報專捧歌女紫羅蘭一人，爲什麼和琴素梅有過節？趕緊託同學買來一份，內文記得是：

「琴素梅被騙做了三房四房，以後的日子不好過。

夫子廟喪失一位色藝雙全的名角，乃大眾的損失。

此案由江湖人物于某經手，某報社長卜某剽上一脚，兩人從中分得大量油水，那些時大吃大喝，大把花銀子，他倆利用了琴素梅的色相分肥。

查對方的二姨太，原也是烏衣巷內名角，但現在老了，豈容琴素梅介入，將來一定有好戲看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本報下期專題分解——我一看，這準是諸葛亮的傑作；我竟淪入混水了，該怎麼辦？

### 司馬懿咒罵諸葛亮

我們三個秀才，造不成反，正嘆息間，司馬懿提着一個空籃子飛跳上樓，他大叫：「報告暫代社長，他們造反，反了！」茶座上的客人都望着他和我，尷尬之至。司馬懿入座高聲叫道：「于六爺放出話了，要摘這一串紫羅蘭，三刀六眼！于六爺一生闊蕩江湖，豈容這批文歪子、小混混胡行亂寫？」

我安慰他稍安勿躁，但他那肯聽，大聲吼叫，等如在臺上唱黑頭，他又說了：「假如月宮寶盒就此被他們混蛋罵倒了，那卜社長將來怎麼混下去？你現在代理社長，負一切責任，應該馬上

出一份號外，我有最新資料，足以打倒紫羅蘭和妖魔鬼怪，回頭喝幾盃汾酒以後，我說你記，立刻印報，包你轟動夫子廟！」我拉着同學出走，再待下去，便無法付帳開銷了；出來一想，此事不能介入，回到新街口電報局向卜社長發一個電報，叫他馬上回京應付這一個我無法應付的態勢。

幸好，三天後回電來了，他出售房產已經成功，帶有一大筆錢乘輪東下，要爭回上風！他說：有錢可使鬼推磨，可以叫諸葛亮倒戈。

### 兩位訪員一人落水

這件事在夫子廟鬧得風風雨雨，家父也知道，大為不滿，命我立即停止參與，所以後來變

化如何，並不清楚。半年後，仍回上海讀書，遠離了夫子廟。只聽說：琴素梅又重回歌壇，風頭更健。

再也沒有秦淮河畔兩位訪員司馬懿與諸葛亮的消息，直到抗戰勝利以後留京三日，我問過，據一位南京大蘿蔔相告：

「他兩個之中，後來查明有一個落水作了漢奸，被捕正法，但不知是諸葛亮還是司馬懿，這種人呀，真愧對古人。對不起一本三國誌。」

我回憶這一段幾近荒唐的往事，希望對過去的花報、小報、鬼報加多一些了解，也願意讓人們對夫子廟、秦淮河畔的浮華腐蝕的生活增添一點迴響。

#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中外雜誌 第二集 定價捌拾元

## 抗日情報戰

喬家才著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二集 售價壹佰陸拾元

第一集要目：虎穴游龍劉戈青。張家銓計擒酒井隆。淞滬指揮官楊蔚。胡子萍管人事交通。魏大銘建立通訊網。郝采蓮死裏逃生。王寶雲的悲壯故事。張秀君堅定沉着。張我佛立功異域。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。抗日硬漢張子奇。白世維一彈安華北。姜紹謨策反多奇謀。民運長才劉培初。汪祖華擅長訓練。書生法官沈維翰。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及新增文稿多篇（定價捌拾元）

第二集要目：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。王兆槐勇於任事。勞建白忠誠正直。金遠詢任重三湘。陶一珊戰訓有方。郭履洲鐵胆佛心。執法隊長毛萬里。馬志超忠直可愛。王孔安萬里壯行。中美合作憶蕭勃。周念行話少年遊。游擊能手阮清源。沉毅篤實張為邦。英邁練達楊繼榮。朱若愚堅忍實幹。簡樸勤謹誠樸。黃加持取締幫會。王志超入死出生。吳景中政訓長才。王崇五進出山東。楊遇春膽識過人。李葉超多面才華。樂書田「愚公移山」。吳安之錚錚鐵漢。謝鎮南報答知遇。羅敬殘而不廢等多篇（定價捌拾元）